橘洲文集

橘洲文集卷第四

詩

和史子由主簿食瓜

鄰翁種瓜時翠蔓不忍觸提攜落吾手剖裂亦甚酷相如方渴時想見價金玉沉浮及桃李一世謾貂續注泉挹甘寒落蔕驗香熟精神發良夜清坐定更僕無使殄盤餐開端自醽醁

送王性之子仲言倅公赴泰州 代方居敬

山陰故侯家受射幾世世袖有換鵝經父子固多藝日高卧東床吾祖得佳壻春風鏡湖波一夜雨新霽

得句見眉睫鬱鬱正相似先秦多古書歲晚足奇字
盡載米家船長虹貫都市平章要風月皤然適千里
論士當及時鹽車有騄駬善護千金軀斯民望桃李

拳毛騧唐太宗所乘馬御墨親題其下

太宗自是人中龍黒闥未當鬼蜮雄穀城洛水龍自
若夫遣此馬收全功欻然一擊雷電起智名勇功不
入耳身當矢石不忍嘶我寧飲血不飲水人間只作
拳毛看誰知忠義事所難歸來四海一家日錦茵却
覆黄金鞍萬金頼有不死藥御手摩挲箭瘢落西風
顧影一長鳴身在天閑意沙漠驌驦在御臣的盧郭

家師子誠僕奴畫師畫肉不畫骨權奇無乃天之徒寶墨淋漓三十六幾代流傳到華屋真人固在馬不亡甚媿駑駘費君粟

賀李大著 巽巖之子字仁甫

眉山縣前江可憐昔人飲此俱成仙只今獨數蘇與李豈伊親濯玻瓈川功名事業天所靳況復真宰持其權先公用舍誠有道不愁軻後真無傳道山人物今第一蒹葭玉樹猶依然東南弱水三千萬里亦有蹊鶴來翩躚至人活國豈無術丹砂烏喙堪同年衆工可笑不解事顛倒規矩求方圓向來貫育嘗賈勇被

豈有力能回天公今已不負世學爲先鳴鶩高騰騫
遺爾惜取董狐筆父子相繼書凌煙

送孫季和知縣赴常熟

接笑不怕春風顚已許桃李同嫣然今人政自無此
手昔也子賤今琴川争名固淺丈夫事公益走避加
雲煙共惟聖學本忠授不敬莫大中無傳吾行敢後
天下士百年人物猶拳拳風流往往入詩筒經濟一
一歸民編板輿扶上醉鄉日竹溪便喚姑蘇船誰云
弱水不可到政成我是蓬萊仙

樓尚書生日 李大防

歲行丁巳生公年一周甲子初回旋壺中日月自長久我身曾作蓬萊仙霓旌何爲下南國伊傅事業須林泉胸中抱負五色石晴窓撫弄供磨沁古今成敗幾頭緒酒澆不下仍横咽援琴一鼓天地靜萬象起舞加清圓新詩往往到紅葉門前流水人争傳世間樂事惟我有錦衣鶴髮同驩然天公有意誰得解功名自古俱華顛鹽梅霖雨入吾手母子共醉春風前

張約齋生日

何年麒麟飛上天下眎平地爲秦川九關虎豹不敢劫爲作南渡中興年扶持斯文一鳴世金鐘大鏞方

在懸百年人物有如此舊山喬木今依然人言廣平心鐵石梅花作賦猶清便爭如萬象落吾手顛倒招拎無留姸蚩窓沉水旋和墨雜花落紙如雲煙問渠少室果何事一笑粲發成眞傳春風正墮散花手亦有舞雪相與旋頓公道眼故如日我欲以壽東家禪

病眼有作

短短秋檐合近書經旬看碧却成朱半生始識空花面咫尺還憑柱杖扶淚眼隕珠緣底事金篦刮膜未全疎自憐老去元非病贏得工夫到物初

和陳進道教授後堂瀕水小閣扁曰浮家

市聲中斷屬河清鷗鷺無情亦有情不與狂瀾同汩沒故留明月作平生一鐏寧共彭宣醉書室肯容西子行不是主人風味薄門前弱水即蓬瀛

簡秋官

假寓江郊只病身故書時得想輪囷無錢未暇招陶令有意何妨學孔賓龍業披衣猶向佛虎凶着帽更何人也知造物憐吾老木槁灰寒得再春

和張蒙山韻

老覺溪深杓柄長聚頭十歲月無光試尋西陌東阡去却得南窻比户涼好鳥關心渾是夢明珠論斗不

勝量束書莫作痴兒事一辨先師末了香

題犀浦張震仲竹齋

窓明紙辨四時緑眼老何妨五車讀江湖商客不盈尺月露清滋慾吾獨淋漓舞茵不解醉顛倒飛花有如屋竹外寒溪鬧此盟束書一笑趣鴻鵠

呈胡舍人二首

東觀何如覆樹家緣絢歸踐故園沙静知木鏡中人物香識爐烟上鬢華儘有春風飛燕子豈無詩興到梅花自憐老子歸來晚不得追隨八月槎

官閑無事只深禪齋戒何曾廢客烟總是老夫貪佛

日未妨天眼識公年江湖滿意歳詩簡鷗鳥無心傍
客船參井黄昏雲霧裏光明猶有一燈傳

次韻施伯才除夕

年來白髮爲誰新恰受愁邊五日春官燭吹花方作
夢東風卷地已無人今年有酒公須醉明日無儒子
莫嗔香案已催朝玉帝何如剪紙奏錢神

次楊綿州韻二首

夜潮明日瀾東西故國征鴻各自歸白璧一雙惟我
在行年六十似公希人生自是專城貴道眼何曾與
世違贈種春風付桃李等閑人共惜芳菲

我自吳頭楚尾來射士一見故相猜文書已作牛腰
束閙闠仍須燕尾開江近危樓才咫尺眼懸落日殆
于田名成莫訴歸來早要學峨嵋翠作堆

古城蘭若有竹數百道人築墻而踈逖之
十有九居于外或以淨香名之取少陵雨
洗娟娟淨之語殆少吾此君也故以此意
為出一語贈之

豈無四海老兄弟恐墮春風年少名晴簷甫見天日
面夜雨共傳箏筑聲淋漓素壁江國在參錯拂衣花
鳥攢汝亦群龍護持一此中七字有堅城

和李磐庵雨中見寄

茅簷何意作秋聲未放東風入紫荊短褐不眠成永夜寒更數盡到諸兄早知兼簡今猶在自許夔龍意甚明世路崎嶇吾已了一奩風篆爲誰平

和張寺簿功父得祠

碧海鯨魚快一逢不爲夜雨泣秋蟲神交已極天人際玉立仍餘國士風故壘山川成舊恨今年桃李着新功却應袖取經綸手留待君王復沛豐

又自官舍夢歸南湖

夢中身世亦間關覺後懸知去不難陶令歸來猶有

酒子雲老去不遷官時供採擷花千樹醉共團欒竹萬竿想見春風更啼鳥沉香庭院不勝寒

又和丐祠未報

黄金覊靮悶天閑何似春山苜蓿閒白挼鼻邊餘甕蟻烏皮几外即塵闤龍蛇大澤公眞是虎豹重門孰可攀亦不忘君還有道臥聽人語趁朝班

又和病中遣懷

閒公多病正緣詩酷似梅花太瘦時故憶主人賜去近尚留賓客隱歸遲把麈寄復追蘇子截琴無因覓孺悲已辦扁舟輕似葉明年眞到習家池

又和歸南湖書成

吏退文書苦未醒湖光晴面適全輕風從北戶來披拂襟傍南枝管送迎許我杖梨來宿昔觀公詩律自前生蘂蘭九畹辛夷百續取離騷更老成

用山谷題借景軒賦史氏清蔭

竹君如余子參張友此百十庸可傷聽渠風雨夜深語撼我窻几無邊凉起來顛倒急穿襪直恐吾盧變林樾却須清影過牆來巳約姮娥借明月

嘗拉壽居仁訪青山性老是日小舟抗斷港進退不能幾至與盡薄莫叩關少慰寂

寥之寔居仁有詩次韻以謝

秪知春在浴亀行杯水才堪一芥航捐瓢最宜歌欵乃倚舷唯聽夢悠颺已愁落日低千嶂数見清風閃一堂抵掌劇談吾浪語君如網目有條綱

上劉左史二首

鄴下家聲曉更高南朝徐庾總兒曹向來霖雨無雙手多在秋風一二毛舌本旋澆甘露椀詞鋒久淬鸊鵜膏已知造物叮嚀意鳴鶴如今在九皐

不爲窮愁始著書一燈今與影同孤從公亟欲聞奇字隨世無因識故吾頼有霜鐘當北道不應螢月自

西湖擧頭更覺天人近環珮聲中試一呼

十一月二十八日大雪有感 時孝宗開陵日

動地飛花發鶴林天低直欲近牆陰共知一飽明年
事讖識三號此日心東望眼穿秦望白西湖淚入鏡
湖深無邊真宰淒凉意秖此淒凉直萬金

送林擇之至五夫

不學相如故倦遊身唯晏子一狐裘眼明自可空群
象筆健何妨力萬牛許我春風還帝所多君雪浪轉
船頭愛山堂下平生夢試問梅花可忍不

題張以道現庵新成

春風窗戶雨初乾恰愛南湖一鏡寛倒影絶憐飛觀
近鳴榔不入莫濤寒吾伊聲斷聞鷗下艤艋舟輕喚
客難題作現庵眞現否憑公爲問約齋看

和汪仲嘉尚書寄樓攻媿尚書韻

明白征帆取次飛何以解識前鋒機叩瞻北闕君恩
重莫遣西風酒力微早爲漢庭歸顯仗未妨周易去
研幾適齋老去詩猶健聞道行歌晝錦歸

病卧岳林有懷諸公

庭樹無風夜沉寥呲耶室裏霍熏姚自知示病非天
授不必觀身已意消夢裏忽逢三語掾江頭又報五

更湖歸來莫謂人癡絶悞了諸君楚些招

和紅梅

此花不是施朱手醉裏何妨取次開地近恐遭綵杏汚月明先遣暗香來爲君繞樹須千匝老我逢春復幾回詩到梅州定清絶向來安得比傳杯

古梅

却蕊斂華固自奇更憐鬚髮傲霜姿百年可敬春風面四老仍扶漢恵時碩影不知身嫵媚嗅香全覺我支離發勘爲注銅瓶水青子纍纍定著枝

送史同叔赴宮教

便催絳帳入王扉肯落先公第二機一鶚未嘗甚薦白諸生今始識摳衣寬如北海何妨醉淸似西湖不解肥但得家聲振金玉萬釘何必問腰圍

送史因叔通判過雪川

莫嫌叢鵲北風瞋茗雪溪聲解喚人一日便挍十日醉十分留得九分春匣琴書卷先行李虹星車柳委後塵風指歸來須及早蕭城桃李正芳新

和趙介夫除夜

北帝潛驅又弭鞭那堪風物更凋年此身蕩潏隨流水造物炮烹及小鮮自喜鐏罍同盎盎誰能惓勝亞

田田諸君此夕須千首老子今唯十九篇

和史子美知丞月望

乞得更籌一夜寬傍簷唯有斗闌干須臾銀闕從空下想象氷輪不自寒迫近天人無浪語却由歌吹有餘歡秖應王謝風流後合作蓬萊第一看

和月林淸玩畫

誰識阜陵天上物亦從潘李乞刀圭半規肯博千金璧四海仍傳一角犀栢葉春齊初養鬢髯松歲晩復然臍直須數子成家日是我浯溪得再題

和某

意適何曾較疾遲戰酣夜漏纖朝暉驪山信有無雙手野老寧知第一機靜等魚龍潛夜壘迅如鷹隼擊秋園春風過盡花無數我固無因客亦非

題習門宣弟不繫舟

故著青山盡底圍直疑挂起片帆飛好風忽送潮聲近啼鳥相呼樹影歸老去六窗誰是伴頽然一几自忘機我初不作京華夢分取松枝對客揮

謝敝撰挽詞代人　二首　自叙

政自淵源出聲連海嶽清固應身列宿何意晚專城一代稱遺直諸公畏老成棠陰幾人淚端復為誰傾

盛德眞無愧吾生亦有涯千金故人壽兩部昔池竹
磊落思前輩交游念故家新阡在何許目斷莫雲遮

史太師入覲賜帶以不知官高卑玉帶懸

金魚爲韻寄呈十首

澗壑千歲資風聲萬牛吼春江縠紋面一笑可忍不
老不數汲黯吾寧師子思黃金復加璧勿遣虞人知
人生易與耳一飯當荷欄婦蠶夫耕耨辛苦輸縣官
脩泉汲短綆太山寄秋毫赤松未必爾勇去還溟滄
鴻飛在天末弓繳不可施官池稻粱夢鴨近鴛鷺埤
西湖舊時波夜雨敗新綠子規啼到明飛去覆屬玉

東家熟黃粱西家夢飛蓋起來試捫腹閑人莫如無
冠以新故變履以弊故捨錙銖在人手吾衡亦徒懸
何年倦霖雨言田亦公心一犁不久土無因致千金
彌明晩不遜不解世俗書鄰翁十升水公無察淵魚

劇暑戯成

鼠怒欲掛屋汗香仍浹膚物方矜外武吾獨畏中枯
璧月開箱篁湘波浸竹鋪爲君挽一飲蕭意說江湖

倦夜再用前韻

飢鼠方吟星飛蚊已暨膚稍虛燈火讀經作壁魚枯
闔戶從風入移床就月鋪曉鐘殘暑破依約在西湖

畫石菖蒲

太湖與鴈蕩相去二千里六月吾几閒風雨一彈指

畫石與蘭

石怒不近人國香爾何有我以道眼觀無心得相守

畫水仙梅山礬

生香故觸人異質偶同調喚作黃家花弟兄一語妙

元暉山水

孤雲起木末翠岫插天半一窻明暗中乃有此遐觀

吳知府挽詩三首

妙年聲落落晚歲陳堂堂政出諸公右吾寧一老傍

園林春婉娩墳土浚凄凉孝友無餘事新詩入錦囊
小試牛刀在長驅馬足遲此生空抱負貧卒執維持
道並湖山重民深雨露思何當十圍腹重作北窻期
千里頻年別人來數寄書舊題紅葉處猶記白頭初
鬢露危如此庭蘭賦有餘摩挲東望眼歸泣向吾廬

題壽居仁遠浦歸帆

築室江南欲盡頭故將沙尾繫行舟如何落日蒼茫
外一幅西風去不收

和胡仲方攝縣喜雨三首

雨入黃梅故弄晴群龍須我一投誠此無盡藏君為

主大貝明珠我得傾
群農已作觸藩羊人語車聲日夜忙膚寸出雲從北
海十分好句屬南員
罷琴聽我一言田民物如苗吏草然中有豊年無限
意何須矯首問雲天

送隱上人還玉峯三首

故山爲我小遲留楓落呉江冷不收歸去不知身是
夢青燈相對説他州
西風已揖沐猴冠人語溪聲亦少寛家有如山牛糞
火爲君煨栗勸加餐

出郭聞百舌

故園何事最闌春百舌枝頭狎衆禽料得萬花渾不睡聽渠說盡落星心

有懷山行

慣識春山笋蕨甜祇今病枕亦饞涎杖藜夢入僧窗去餅飽茶香最可憐

艤舟南渡有懷

徒得潮生已夕陽藥爐無火正淒涼傍人安指黃金骨夜半應須解放光

郊外即事

春水人家緑繞門晩風楡柳自村村一聲牛背烏鹽
角鐵依行人也斷魂

寒食

梨花吹雪渡清明天亦那知倦客情一院春寒無著
處黄鸝欲語不成聲

墨梅

此花果瘦固應爾用盡朧月溪雲心鄰家羌笛莫生
事春在洞房深更深

送千制幹二首 陰陽家

十年閲讀古人書不爲山川只可居便有風聲生殺

齊王侯同在一丘墟
一笑無須論古今就中首肯即吾眞君今正與司南
合直指何曾更問人

次韻孫季和知縣游西湖

何人熨冰紈弄迹春晝晴東風有底急不容縠紋平
堤回柳陰直鷗鷺時合并無端擢誰發驚飛度微明
山囿以畫勝湖應以詩鳴雲烟小潤色草木同欣榮
憶昔二妙俱中有五字城打門看脩竹拄杖時一橫
鱗差幾飛觀幽花亦多情老眼眩金碧何年費經營
應憐處士家鶴亦夭瘦生臨風一長嘯荒由絶人耕

送樓尚書 攻媿

九關何爲眎茫茫鵷鷺不汝爲津梁剛風一上九萬里我豈無因來帝旁君看玉皇香案上臣有抹月批雲章春秋自與易表裏九師三傳俱亡羊人言夫子身九尺我謂椽筆聊相當斯文豈不妙一世如御琴瑟思更張太夫人今八十六百拜上賜千秋觴朱旛皁蓋映華髮鼓舞萬籟爲塤篪如聞民病思藥石可忍歲饑無稻粱行行不待勸裁設會有詔書來未央

送松上人西歸兼呈去使隱君子及其家

賢子姪致軛仰之意去使方舟之子松其

姪

白雲二十七倒騎楊岐驢相當子歲年方齔千乗車
佛法全盛日南方即吾廬後來鑿空輩一一人爲徒
誠負笈遠遊芒鞵費無餘百飢僅一飽抱病幾亡軀
是病何所起爲藥當何須不如速歸休問津於故吾
方冊有家學放光照西都寄聲爲多謝勿謂今無書
我有舊時月夜夜來東吳

送燈老住峯山

我家凌雲君辯城古佛小大猶弟兄我癡妬佛君甚
武一日放光來四明人皆謂君佛出世趺坐說法如

雷霆翠山自古龍象窟春風十里開林坰鐘聲況近王謝宅一見爲君須眼青全提佛祖末後句無敢吾事由叮嚀扶搖直上九萬里頃刻變化摶青冥

簡史子由主簿時在象山既行海濱視海山煙雲籠絡有若圖畫因成七言以呈聊同一笑

曉行雲海意蒼茫畫入王維鴻鴈行烟樹屛山分遠近風颿沙鳥認微茫筆端應有鮫人淚句法仍搜墨客腸日暮歸來欣有得眼空當不數瀟湘

王大卿挽詞三首

白璧連城重黃金百錬剛固應須潤色肯爲世低昂
議論傾餘子聲名徹上方馮唐元未老歸計已包桑
少日佳公子中年古吏師霜嚴公事畢韻勝客杯遲
詩律曹劉上心期籍湜知用公渾不盡一世有餘悲
出處誠吾事園林正及時乾坤身老大兄弟日追隨
生死眞譚笑過逢類別離小樓今夜月照我淚雙垂

丹丘春夜感懷

雨歇花梢月正明一川渾是杜鵑聲此身漂泊知何
處蝶與莊周夢不成

和史太師蝸室三首

帳暖窓寒不願餘一床翻覆舊時書寸鱗尺漬尋常
水老子而今非故魚
伊維閒人晚自賢等將身世付鼎釜春風猶有耆英
會未必飢餐困即眠
臥聽花敷寶篆灰坐看野馬與塵埃有時笑入碁聲
去千騎雷奔輓不回

橘洲文集卷第四

橘洲文集卷第五

記

蘭坡記

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此君子之事也予既滋蘭之九畹兮樹蕙之百畝此騷人之事也蘭生深林不爲無人而不芳此牧豎樵蘇得以凌厲摧折予故以屬野老之事也蘭一而已用於國羅於户庭根於山林無往而不極其妍從昔五羖大夫之賢有所不如也蘭亦何有也載於傳歌於詩取於離騷無實而不副其華雖子雲相如之工有所不及也蘭可貴尚也可以

僕芋夷而且杜若鞭策江離蘼蕪無賢與愚皆知其
爲清麗發越方蕙風旭日之旦泛然宗光郁然清芬
如從游夏輩出入乎道德文章之林也蘭有一莖而
一花者凡緑葉紫莖素枝皆其昆弟朋友族屬亦有
一莖而數花者楚人謂之蕙皆能全沆瀣之正亡雪
霜之辨後先憑藉於春皆此宗也余將爲佩爲帶爲
車爲屋爲舟爲楫返靈均之憂思而與羲皇上人容
與於造物無窮之鄉豈不休甚仲開學佛者以蘭扱
自名所居藝蘭屋壁畫蘭猶以爲未也將買山百畝
蒔松竹以印歳寒其下種蘭如春畦蔬如夏插秧日

夕見蘭起居友蘭庶幾與蘭同薰也余聞古人不三
宿桑下以閑其住著視身如墮甑廢井無一毫顧戀
意道人不當厚於蘭雖然蘭無聲色以移人而臭味
亦復近道況根塵鼻觀皆可以發吾機也從是而入
道焉蘭何負於余仲開宜勉焉

焦山延壽堂記

叢林老病菟裘之地也百丈憫此剏為延壽堂床敷
厚溫牖戶寬爽供給使令左右畢出惟少與健者不
得而與也自都城下京口兩峯屹立波面所謂山圍
屋者焦山也山故海窟世世皆有道者尸之四方鼎

來如水雲合令住山朴菴性公赴太守待制陳公之招周旋逾年斯山之壽老堂自靖康至今多歷年所屋有震風凌雨之患過者未嘗聞焉公於是命執事相與經營輪奐一新老者居之如入寶所病者得之如飲良藥有來觀者心目適悅朴菴曰吾道蓋是也使余過鼓掉舌號令佛祖指撝人天而老病有時乎不聞今此堂朝明夕昏夏涼冬燠木章竹箇皆代余說法者也所得與法喜禪悅等堂不壯哉朴菴書來屬余記之因書以為記

雪牕記

樓漢卿新闢雪牕以書走橘洲曰吾作雪牕將藏書數千卷日與昆弟朋友究觀講解以澡雪肺肝以滌平生舉子之塵子爲我記之乎曰夫山川出雲三時所以爲雨雨不至則爲雹過則爲潦其雨於冬則凝然爲雪雪先集爲霰霰既至爲雪雪片六出大者如掌細者爲鵝衣或以爲鹽又以爲絮飛舞零亂時有近人意左丘明書平地尺爲大雪蓋南方堆積户庭幾月不釋北方到簷至有折膠墮指之凍詩云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是各誌其畧也雪何自而有也謂之天巧則不然正隆冬秘藏陽固而陰泄雪亦雨也雨自

矣降以陰乘之凴虛而始凝故數止於六理實然也方跦跦窸窣葉間有聲童稺婆娑農婦農夫舉手交慶桑疇麥壟沃衍千里詩人墨客陽春白雪歌臺舞榭酒壚茶竈相與用事此雪所以爲瑞也雪固如是而書亦有是哉聖人之道循環於無端故能一日而行四時豈有終極唐虞春也夏商周夏也秦漢迄唐秋也老聃列禦寇莊周之徒冬也聖人與天地準雖堯舜未嘗無殺三代刑賞並用猶能以忠厚主之後世大德下衰治亂興廢各因其君之賢不肖生民之患深矣三子者洞眎本末發爲道德之言使民復返

其初自是而至堯舜豈不偉甚吾故以沛澤爲雨歛藏爲雪下而至於諸子百家稗官小說得一而失一皐皆墮吾目中雪窓中人當作是觀也昔人讀書貧無以繼夜至有聚螢積雪者漢卿亦未至於斯以雪爲名以書爲實當使實孚於名可也盛世之瑞乎切有望焉

四明章聖如來像記

吾心即佛心也佛心一故雖千萬億佛相好則同而人有以紫金光聚目之特其粗也視得佛心者惟大菩薩爲然聲聞則能脫客生死出入變化不測其於

佛心則有開矣故美惡豐頷畧與人同左丘明謂人心之不同猶其面焉亦是理也吾佛則智慧海也功德山也摩頂至踵皆光明所流出故有天人駿奔龍鬼禦侮其道則不可得而名言也後世學者神而明之思見其師而不可得故嚴其像以事之如吾廬之有祖考焉非爲徼福也世人之具佛心者皆不言而化不約而成或謂匹夫匹婦不難於簧鼓槖籥之至疾痛死生有不容僞者矣爲呼佛而呼父母也佛猶穀稼也井泉也凡天地所生血氣所使鮮莫不飲食也有以飲食爲傷生害人者非愚則狂而已吾尚何

吉卓聖古道場有唐開寶中嘗命天台韶國師之子
慶光主之光即曹溪十一世孫叢社之興已基於此
至國朝乾道丙戌仍復革律爲禪其間興廢相尋又
子相襲蓋不數世獨數十方住持自從本以還其次
法平其次智玻又其次法瑄今爲四世矣後先所立
皆百丈成法重以土木堅好可支數世皇子魏王臨
鎮此邦之日爲聞禮部異時佛魔反覆之論至是屹
然如山故祠以祝之瑄能忍可安輯其徒可謂至矣
院舊有殿守約所建法輪當中智玻易之法瑄像之
有修職郎小溪朱昌旦捐金於我合塑釋迦文佛文

殊普賢飲光慶喜又二夫像九七軀靚妙端嚴無異
祇園説法時也童溪信士崔子賢舉家瞻仰歎未曾
有投誠繪像者半復自踴躍顧謂定光比丘法自
行泝者曰靈山一席非我與子而誰自泝然之繪
像亦二餘天即我所成也噫像設之來尚矣自大迦
葉嘗於過去佛世修補蓮華座佛像塗以金世世身
金色光謂之金色頭陀拈花破顔即此老也瑄嗣其
法者法固如是而事亦當然世衰道微人益媮薄自
去聖賢遠甚曾不知舜人也佛亦人也非有四目八
臂以驚世取譽舜可爲佛而獨佛不可爲舜哉古之

人心同道同而教不同其要不過使人遷善遠罪自是而至於佛猶一原信之間佛者識之舜則有家法也瑄以佛事之盛求記於予予方愍此寂寥故不得而默淳熙十五年仲冬初吉橘洲寶曇記

台州白塔寺三自觀音記

三自觀音者即楞嚴八萬四千清淨寶目之所宗也大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聞即聞自心也思即思所聞也聞盡思復無無虛空無實際唯吾一觀世音此觀世音與未見先佛時後觀世音特無有異謂之如幻三昧以如幻智作如幻事上至諸佛下及衆生雖木

異山靈蠢蠕肖翹應以此身得度者悉現其身而度
脫之此保壽所刻觀世音即菩薩自謂聞熏聞修無
作妙力之明驗也國朝天聖中有木浮於海隨波上
下遇客舟傾險則往往近人人或憑依遂脫鯨魚之
腹如是累歲不以為異一旦逆潮而上泊院之址病
涉者輒航以濟流而復還沙門惟諒既濟異之莫知
果何木也舉而暴諸祠下若雲蒸霧滃邦人聚觀髣
髴似人而服冠髻者是夕有光如月燭院之浮圖諒
知其不凡炷香乞靈祈為菩薩像匠石傍睨若有相
之心與手忘斧斤一施衆相具足秋豪無取於它木

最爲吉祥諒集沙門而落之屬方凝睇中菩薩廣額
開裂開一目如梵書伊字不並不別不衡不從加以
纖長端好如世青蓮華靖妙莊嚴不可名狀寰海內外
聞者來賀自是三目觀世音像夷夏具瞻水旱歲時
有所禱輒應雖鐘聲谷響不足以喻宣和二年冬睦州
寇方臘嘯聚山谷群行犯城邑所在備禦賊用人於
鬼血以釁鼓虐焰熾然朝議大夫李公迪守是邦聞
三目觀音靈感著明即與太守趙公命像設於堂合
郡僧誦密語致禱呻吟動天地頓首不置祈爲斯民
福明年春賊圍城城中危急甚若蹈水火斯須不可

活公危坐誦菩薩一出入息不知幾何聲時有小吏朱棠屬公隷夜夢一媪貧窶至骨臂一籃以詣公堂彌倚而呼棠曰公安在棠曰方保障後山媪曰爲我語公無恐汝旦賊當潰去棠覺以告公公喜曰此菩薩告我也援兵未及至而賊無故奔潰果如媪言夏四月賊再臨城公於菩薩益拳拳不復賊慮城得以全朝廷以公有顔平原之功而無顔平原之禍即命公直秘閣賜紫金魚袋就以軍州事付之丹丘之民視公爲父母至今祠之於戲公之心即菩薩之心也嘗謂一人之身具兩臂兩目已不勝其用施之三四

則必爲己憂況八萬四千不翅毛髮之多其爲顛倒脫略明矣余蓋以是權衡成佛之本不越此刹那間此一刹那即菩薩證極聞思修慧之時也三慧圓極三德圓成三苦斷除亦菩薩三目頓開之意也經不云乎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豈公之謂歟後七十有二年公之曾孫通直郎直家來倅是州適繼公職寺僧有以舊記未刊來白公者文字殊陋唯顛末尚存公愴然復命記之亦大士與先秘閣公之意也年月日楠洲老僧記

雲龍院記

祠諸水濱利病與水相關也凡飲食必祭鐘鼓必禱昔斯民之爲也民方耕耨於水水實司其命東海之側魚龍噀毒成霧其醎著人其水不可用用輙生物槁死故嘗用之於湖湖大以豐七鄉之田仰足於是是故湖有堰堰有港港行如篆如絡脉如蛇穿龜見於江之腹背遇與江會則碶以縱水以免夏秋滔潦漲怒之冥以閉晝夜官潮犇突之患是不可一日無碶也碶有屋自熙寧邑簿黃君守始屋有僧自黃君所命守賢始賢事佛如律施人多歸之廣其屋爲若干楹以安龍之靈以臻集其徒侶水旱有禱禱輙立

瘝民寶聚之建炎兵亂㴬湍公私掃地赤立而此巋然在煨燼一夕而火豈非數歟祖文師者手拾瓦礫縛數椽於獱獺狐鼠之場屋山危如可憐也有中益道光者銖積寸累僅成寶坊光沒以授其門人推次蟬聯謂之甲乙了達是也達佩其師之囑惴惴焉惟恐不得一扁伽藍爲深恨太傅大丞相魏國史公載立諸朝達抱文書叩公以請公曰此新令也不許達請堅甚公哀其誠爲索臨安得雲龍廢佛祠以額畀之故獲埭碶寮今爲雲龍新刹刹宜有記達聞予在公之綠野丐書其事以侈公賜余聞事之在天下也

然與道相終始視一世無有特起之事也事有本末有小大古之君子一執其本如藝尺寸之木於千仞之丘植根既深得地亦固風雨霜露傲睨凌轢吾親見其不拔矣知後日之百圍千尺勢所當然若區區日計其有餘月憂其不足則吾未見其末也本將如之何昔人湖以漑田碶以防海固操其本矣而賢又屋以爲剎子又傳孫事雖不同有能憂國如家如賢與昔人均此心也達傳天台教嗣前白蓮戒應師演說有源檀越徐氏施膏腴二十畝爲茲山有田之始皆一時勝事故爲之書年月日竹院老衲記

澹齋記

君實以澹名齋余固知其說也世人嗜好汨其外思慮賊其中吾方泊然洗心於澹將以壽斯文於一世也故余得以申之夫人必於山巔水涯澗谷林莽鶴鶴猿狖之所喧囂烟雲草木之所變態晴耕雨耘漁引樵唱逃人而後爲得吾知其倦而歸非澹也有以便齋曲机琴書橫列茶烟篆縷賓主燕嘯寤天地事物之理論古今得喪成敗與君臣父子相生養輔佐之道辨性命道德文章禮樂之旨劇談而後爲得吾知其虛而歸非澹也彼聖人者以道聘諸國困於衛

厄於宋厄於陳蔡然後歸而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其心嘗與堯舜禹湯文武游於廣大寛閑之郷如張鈞夫如奏韶濩非濬歟有顔氏子若簞食瓢飲以聖人爲師故夫子有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之詞其於壽夭死生則若嗜艾與昌歜非濬歟下而至於曾子子思自一唯而至中庸大明聖傳如五穀養人而無膾炙如太羹元酒而無和具非濬歟雖然天資有淺深聞道有廣狹自吾登高臨深而至燕處休暇以曾子子思而爲槖籥爐鞴千煅萬煉而之孔顔譬如精金最後入火無復一毫之失此余所以望濬齋

之意澹齋嘗習經傳矣晩讀老子書今方壯齡負先
大夫闕閲之寄將游戲於世余恐其流爲枯槁澹泊
故以聖賢事業而發明之以爲君實澹齋記君實名
某宗室之賢者也云年月日橘洲老衲記

菊泉記

在禮季秋之月菊有黃花在易井九五井冽寒泉食
旣天地草木之有恒德君子以壽其親也菊泉居士
蓺德於客如古良將無智名無勇功一子擢巍科一
子方興而未艾殆天相之也居士如原憲之貧藜藿
窮閻陋之若廣宮大廈性與泉石會雖在郛郭必鑿

升而居四明士無三尺餘泉輒觱沸而出二子遶泉
蒔菊數百本以供燕游居士飲泉而餐菊英齒髮堅
好家有書千卷手自翻覆已爲殘編斷簡矣而精神
華滋沉浸涵育淵然有光居士不以治世而以治身
不以正人而以正心也心術之妙古人論之甚至心
至虛也何術生焉自吾有以蔽之而後天隱而人顯
所謂邪正眞僞之辨是非賢否之別從此分矣是故
君子任道而不任術恐其爲小人之歸王公何苦爲
之居士乃自信若此必有能辨之者余嘗考神農氏
之説見南陽酈縣有泉而甘泉上皆生菊花花墮水

中多歷年所故泉味爲變居民飲此無不壽考菊泉殆類是歟居士姓某名某二子某爲此説者蜀僧某

洞山眞田記

言田其佛之末世歟佛大聖人碩方食時即與其徒人持一盂詣舍衛大城饜飽而歸趺坐宴如也佛滅度已比丘猶有過午不食得道者亦稱是數世之後道人始有厭聽鐘鼓之患矣雖然法固顛仆而世亦如之異時以黃金爲泥塗眎大貝明珠爲瓦礫者豈復有也諺曰河滿則井盈河竭矣井焉有哉吾之田亦豈得已也洞山古刹昔嘗飯千指而不須一犁儀

非以緇為田以施為兩乎歲時變遷主者勤動曾莫支一歲之食有先住持正昇者築並湖之田一十畝智明者刱淨土院亦售田若干惠球用力甚勤一豪之施亦等心受之不為薄厚欣戚意勸人禮拜什伯為伍人斂數十錢與之遇施之豐不過木一章薪一輿貿易為田之助大丞相魏國史公揮金成就後先所賞幾一須於戲亦可謂盛矣住山思覺道俗緣勝內外無異詞師資同出魏公之門球固德之而覺亦賴球也譬若一人之身肘股相衛奚事而不濟哉若夫巖栖林壑之幽土深而泉冽則有昔人之勝游在

余不得而記之以俟來者年月日竹院老衲記

石橋記

士之抱負奇偉而方軋於用矣處事物之際如御琴瑟必更張以自恰余嘗以是閱人而亦以自信吾弟可宣住山五年矣不動聲氣而昔人聚墨之室燁然有光嘗苦出門與牟羊鹿豕争道遂裂徑松之半鑿而爲池泉池並深萬峯低昂若撫其影又築亭池上爲橋與亭通行人往來晦明變化如在西湖清鏡中也先是頭陀其人斡夾道之墻而羣漫之至是則天矯如兩白虹下飲於池矣宣自扁爲石橋謂北有趙

州南有天台皆聖賢所棲止吾意謂公之視五百大士猶淮陰之與噲等伍也宜與石橋當此自傳山亦因人當自此重雖無余丈可也池廣若干丈輪半之亭與橋若干楹用工於紹煕庚戌之秋落成於其冬十二月宣漢嘉人出世常樂其設施未究一二云又明年四月記

雪竇普門莊記

斷崖飛瀑江浙皆有之列禦寇之書載呂梁懸水三千仞是宋魯之郊未嘗無此偉觀也唯玆山得以名天下豈非其以人哉故吾雲門三世孫明覺顯公頭大

光明是能與山爲不磨也山古龍象宅竟明覺之世

世嘗有人因方雲稱不下二千指僕僕走檀施以足

農夫之耕僅可支一歲執事者其危如幕燕比丘褊

信奮然矜之嘗撫其床以語人曰孰勤勞是孰宴安

是已而摹其冢曰所不能飽者有如此即起行海濱

規塗泥以爲田竟終不免蛟龍之怒歲歲慨曰至老

無成功遭迴餘年一至江介有楮君者越之餘姚人

也聞比丘自山中來延至入戶客未及語而主人之

田已心許之夜分更僕論齊年之交旦日與之行田

人牛屋廬舟楫耒耜無不畢具歸袖券而公私券

跳鼎來比丘蓋張本於斯飄驅十年止明越東西州而化事畢奏爲田五百畝斛米如之爲屋一區小大二十楹倉廩出納在是凡器用一切堅好中塑補陀大士爲善才咨參像結歲晚香火之盟實住持雪菴瑾公勸發之足菴監公捐法施振成之雪林彦公克終之大師魏國史公本末護持之於戲盛哉嘗論古今人事之不同物亦異態雖山川草木亦有時而盡至於雪霜風雨一歲之休戚往往變故不常而人執古以御今是猶按圖而索馬也佛者依人而住彼固不足我爲得有餘以賤考之則擊壤之歌當與頌聲

並作而吾老矣恨不復見余信公飢不暇食困不暇事如水火之求昏莫扣人之門戶可謂難矣余幸其成如此是誠學道者成佛之基余壯其規橅嘉其志力嘆其時之一遇遂併茲山無盡之求雖然山可夷而川可廻而吾心不可侮吾心即佛祖天地之心也以是臨之雖更千萬人閱數百世不可得而易也其可廢諸信以余知其心故屬余爲記紹熙二年重陽日橘洲老衲寶曇記

惠安院復十方禪院記

禪律均爲佛者而肝膽楚越何如家世中微爲法檀

度之人其道不能昭徹至有僥倖一遇以欺世盜名
者如人元氣不勝而客邪得以憑陵彼蟻聚蜂屯區華
門圭竇是不如律者所舍天將假手於我而使奮除
之如践豺狼之群必為所噬頤吾與之之術何如耶
恵安為古禪苑中更甲乙人自齮齕於其間故郡侯
吏部岳公為聞諸朝復還舊物待制紫微陳公力與
振存之其徒纍纍猶有患失之舉今太守殿撰高公
大御洞視其原誅其尤無良者故浮議帖然以定自
息如砥柱無復動搖矣噫天下皆佛刹也惟古今名
勝地禪者得以尸之若其鞭笞象龍麾叱佛祖吾置

而不論至於鬼神呵護之所蛇豕屈蟠之域山靈水怪草木附麗之地皆能受約束嚴規誨後身以相從退舍以相避唯恐其後彼何修而得之如仰山化二龍之居𨿽師授嶽神之戒載之傳記接之耳目可攷而不誣也今惠安據湖山之右宮室園觀皆具體而微犍稚鼓鐘一新於前日住持性公從吾先大慧游久矣徧見方外老宿晩嗣別峯印公昔與余同門今猶子也適當籍籍紛紛之日不動聲氣能致王公大人爲金城湯池余拭見其修大吾宗不獨一惠安也性公名宗性蜀之遂寧人住山今三年求余文識之

以示來者若夫翔院顛末叢林成規請自今始紹熙三年七月休夏日橘洲老衲寶曇記

寶雲院長生庫記

祖師自雞林來首訪螺溪盡得天台之道復欲航海太師錢公固留之使者顧公亦舍其宅爲師傳道受業之所故法智慈雲二大士從是出焉今寶雲之居邦人目爲通師翁道場是也其間廢興相護不得而詳住持瑩公坐席未溫首斂巾盂以估於衆得錢一十萬内外道俗又得錢十萬太師魏國史公捐國太夫人簪珥以施之合爲利益長生庫以備歲時土木

鐘鼓無窮之須後五年建大講堂半取其羸以助工役實其志也瑩公性質直而御衆以寛寶雲初歸有後心者輙起重輕之議至有僧吏估權以撓之權虎而冠傍人爲褰慄而瑩自若也太師魏公㓜之至是則人皆悦服余聞吾佛捐軀以求道無一芥子許地空無佛身至空劫塵積之初所謂草樹巖崖成道利生之所率先成就此豈智術所能致哉余寶雲肩焰之餘才一甲子而氣象復還舊觀此瑩之心與昔人頽斁俱馳而不忘也後世因循苟且之事瑩恥而不爲如石之堅如地之載其所植立如此故余不得不

書瑩嗣東堂元恵施名宗瑩云年月日橘洲老衲記

大悲閣記

大士因心而有聞其始亡心也因聞而洞證其次遺聞也因證而成正覺然後忘證也遺與忘一也如見與色忘聞與聲忘身與覺忘意與知忘皆是忘也而眼得之國土山河草芥人畜一切俱了無此色無它色如臨鏡中如見面像如千日並照無色而不燭也耳得之水鳥樹林竿磬琴瑟一切俱了無一響無餘響如入空谷如擊鐘簴如萬竅皆作無響而不應也身得之衣被濯磨冠履服菜一體俱了無是觸無非

觸如薰衆香如食好蜜如臥衆寶窓無觸而不應也
意得之天人梵魔心意事業一念俱了無一法無多
法如隨色摩尼如海印三昧如暗室無盡燈無法而
不見也是忘也雖見聞覺知亦莫知其然也世人足
適忘履腰適忘帶彼猶有所適也見聞覺知不能學
波羅蜜亦不能學佛功德而猶成此不思議事況真
不思議清淨圓明者哉故能一身現無量身無量身
復現一身凡諸菩薩所能我悉能是其中一首三首
乃至八萬四千爍迦羅首二臂四臂乃至八萬四千
毋陀羅臂二目三目乃至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數

與衆生業等塵勞等亦與菩薩行等總持等心數無
量而大士首目與臂亦復無量在昔佛海菩薩海所
未曾有也方其用時則心與臂忘臂與目忘目與手
忘千臂執持無異兩臂之胄千目服曜無異兩目之
鑒千首屹立無異一首之獨此首殊特如數百千優
曇鉢花此臂光明如煥百千閻浮檀聚此目精瑩如
現百千帝青寶海自此以往心計路絕言語道斷唯
佛與佛乃能知之然吾嘗目睹一身所有髮毛其數
適有八萬四千不衡不從不壞不雜亦各有道耳彼
固不自用也而吾用之與無用同大而至於眼鼻耳古

身其拙於轉圜左右前後未嘗不得一而志也大抵地水火風之合其間已有能有不能以衆生之身而況菩薩之身不啻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亦有間矣忠州報恩光孝禪寺舊有傑閣中安千手眼大悲像長老可眞來主寺事屬余西歸過之可眞炷香言曰眞無涓埃之力於閣所大士有愧公爲我畧言莊嚴幻事直叙大悲變現本末以開惑者之聽以慰邦人之心則眞之功不在土木下余欣然爲記之後說偈云

稽首清淨心　譬如淨滿月　身千手眼、
一月千水同　方心與手志　一臂各千目

一月大千界　此月所不如　河海泉池中
見月百千萬　月不離本處　千月同現前
一身一月眞　千臂千目是　月不可思議
首目亦復然　隨諸衆生心　應用日千變
所遇無不親　所親無棄捐　一手千萬殊
千手一無異　亦不離是手　拔濟諸衆生
衆生世界空　佛刹海亦盡　此千億手眼
如兩臂目初　一身亦無身　無心亦如是
如是亦不立　方名觀世音　稽首觀世音
第一義如是

卷終